2011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分 类 号：　　　　　　　　　　　　　　学校代码：10269

密　　级：　　　　　　　　　　　　　　学　　号：51072904006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论文题目：《宋史地理志·陕西》史事考补

院　　系：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

专　　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典籍与传统文化

指导教师：戴扬本　研究员

论文作者：刘思彤

2011年5月完成

2011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　　号：51072904006

華東師範大學

《宋史地理志·陕西》史事考补

院　　系：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

专　　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典籍与传统文化

指导教师：戴扬本研究员

论文作者：刘思彤

2011 年 5 月 16 日

Degree Paper of Master Candidate in 2011 Code of University: 10269

Enrollment Number: 51072904006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tudy on Shanxi in Monograph on Geography in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Writings

Program : Studie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Writings

Study Area :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Supervisor : Dai Yangben

Candidate : Liu Sitong

The 16th of May, 2011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郑重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宋史地理志·陕西>史事考补》，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刘思彤　　　　日期：2011 年 5 月 16 日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宋史地理志·陕西>史事考补》系本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华东师范大学所有。本人同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如国家图书馆、中信所和“知网”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数据库被查阅、借阅；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请勾选）

（　）1.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门审查核定的“内部”或“涉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导师签名　　　　本人签名 刘思彤

2011 年 5 月 20 日

* “涉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需附获批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涉密”审批表》方为有效），未经上述部门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刘思彤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备注
马镛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主席
严文儒	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顾宏义	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朱幼文	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宗韵	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论 文 摘 要

《宋史·地理志》是研究宋代地理，尤其是研究宋代地方行政及其变迁的一部重要文献。一方面，其作为记载宋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之一，史料来源具有权威性，所载内容具有系统性，决定了其作为研究宋代地理好历史的重要文献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编纂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其记载的内容中包含了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考辨。

本文的研究，以正史类地理志为起点，以《宋史地理志·陕西路》记载的内容为切入点，结合北宋时期宋夏关系的种种史事，将陕西一路的地方行政设置置于宋夏交战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以期实现对这部重要文献中的疏漏或片面之处进行补充和说明的初衷。

关键词： 宋史、历史地理、地方行政、宋夏战争

ABSTRACT

The Monograph on Geography in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of studies in the geographic conditions in So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On one hand, as one of the vital pieces of work in historical geographics of Song Dynasty, its significance is out of its authoritativeness and systemat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every errors and mistakes that could have been in the processes of compilation, we need to take it under most discret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will be beginning with the summary of monographs on geography in books of history authorized by governments, knitting together the content of Shanxi in Monograph on Geography in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with traces of evidences and record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its neighbor country called Xia, putt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xi under consideration of a bigger picture of the warriar between Song and Xia so as to somehow supplement and explain this great piece of work.

KEY WORD: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geographics, loc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warriar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关于《宋史・地理志》研究史的回顾 ………………… 2

一、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 ……………… 2

二、关于《宋史》及其地理志的研究史回顾 ……………… 2

三、《宋史地理志・陕西》研究的意义 ……………… 5

第二章 陕西路建置溯源 ……………………………… 7

一、庆历之说及由来 ……………………………… 7

二、沈伦与陕西路之置 ……………………………… 8

三、陕西为陕西河北、河南两路时期 ……………… 11

四、陕西六路之辩 ……………………………… 13

第三章 陕西路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化——以仁宗朝以降的宋夏交战为背景 ……………………………… 16

一、宋夏之战 ……………………………… 16

二、作为宋夏军事对抗后果的陕西安抚使路 ……………… 17

三、陕西转运使路与安抚使路的关系 ……………… 19

第四章 陕西路府州军监之升改废置 ……………………… 24

一、永兴军路 ……………………………… 24

二、秦凤路 ……………………………… 36

附录 宋夏和战大事表 ……………………………… 56

参考文献 ……………………………… 61

后记 ……………………………… 62

绪论

《宋史·地理志》是研究宋代地理，尤其是研究宋代地方行政及其变迁的一部重要文献。

在正史中，志书是记载制度变迁的重要文献。以地理志而言，其内容既包括了山川形势及风物土产、民风习俗，更重要的是与地方行政内容相关的种种记载，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

由于社会和个人的诸多原因，史书的编纂往往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编纂体例的制定、内容的选择、史料的考订，无不对其自身的史料价值发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研究相关的社会历史的时侯，首先需要对这些记载史事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剔除表面上的尘垢，辨析其中的种种假象，将隐藏在这些文献背后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这种文献的清理和研究过程，其自身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以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宋史地理志·陕西路》为例，便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作为记载宋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之一，具有史料来源的权威性，以及所记内容的系统性，都决定了其作为宋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编纂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其记载的内容中包含了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考辨。

陕西旧有雍州天府之称，历来被视为九州之上腴，龙首神皋，为万方之纲领。从地理地址来看，山有终南、太华，水则如渭水，洪河长流，自周秦以来，多为帝王建都之宝地，故多汉唐等朝的名胜古迹。

论文的研究，便是以正史地理志为起点，以《宋史地理志·陕西路》记载的内容为切入点，结合北宋时期宋夏关系的种种史事，将陕西一路的地方行政设置置于宋夏交战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以期实现对这部重要文献中的疏漏或片面之处进行补充和说明的初衷。

第一章 关于《宋史·地理志》研究史的回顾

一、《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

地理志作为正史志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叙述内容为王朝之疆域范围，及市镇分布、地方风物习俗等，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书·地理志》。在我们今天看来，《汉书·地理志》在叙述中有两个显着的特点，即以郡县制为框架，强调政区史（包括土地史和人口史）的沿革；同时，在对自然环境的地理进行叙述时，也在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地理”，亦即变迁中的地理，动态的地理，而不是自然的、基本上呈静止状态的地理。这种与历史融合为一体的地理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汉书·地理志》体例被后世正史行政地理著述奉为圭臬。

此前的一些文献典籍，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等著作，虽然也可以归属于地理之类，从内容来看，多为山川形势及方物土产之事，《山海经》里更包括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内容。《汉书》至汉代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遂有详细记载地域政区划分、历代沿革之变，以及户籍数字等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理志》的编撰，可以理解为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因此，《地理志》的内容，往往又与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包括中央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相关。

二、关于《宋史》及其地理志的研究史回顾

《宋史》全书总计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卷帙最多的一部。不过，始修于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迄至正五年（1345）便告功成。

一部如此浩繁的巨著，编修时间却只用了不到两年功夫，如此神速，未免令人对其编纂质量多少产生一些疑问。不过，在许多学者看来，所幸的是，究其编修工作的实际情况，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宋史》是以“宋国史为稿本”，即编写之时，已经有一部编纂修订比较完善的国史在前，同时，还有一些已经编修完成的典籍可资参考。这并非人们的猜测，而是源于文献基本情况调查后的合理推测，即如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赵翼也曾说过：“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加排次。”因为在总其成的过程中过于

匆忙，从书中留下的种种痕迹来看，免不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

如以《宋史地理志·陕西》为例，陕西路之地方行政设置，简述时仅以“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为起点，略去此前七十余年的历史，令人对北宋建国以来的情况茫然不晓，无论就体例或史事来说，都是不甚合理的。而究其沿边分路之设，其实源于景祐六年西夏元昊之叛。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在时间的记录上，又不甚严谨，凡此种种，不一而尽。

因此，自元代以降，对《宋史》加以评说，以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居多。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元末至清初，评议者以《宋史》义例不当，主张重新撰写；清乾嘉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评议者虽也以义例评说《宋史》，但多属考异、纠谬，抨击“芜杂”，而不再提重新修撰；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迄今，诸多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现代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学的方法，对《宋史》所记的内容进行考证和辨析，具体来说，就《宋史》中存在的不足，如体例不一、史事错讹、重大史事记载阙漏等问题，进行抉原匡谬，考证补述。

本论文试图将《宋史地理志·陕西》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北宋自仁宗朝以降，西夏立国后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纷争不断，缘于此地方行政设置方面出现了种种情况，对于研究制度史，乃至研究和探讨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具有十分典型的参考价值。

研究的步骤，是以《宋史》所记宋代陕西路的内容为起点，并参照《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研究宋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旁及宋人编撰的多种舆地类著作，如《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通考》、《玉海》等政书、类书，还包括文集、笔记类私家记述等文献中所见相关内容，对史料进行梳理和比勘、考订。

随着清代舆地之学研究的兴起，对于《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宋志》）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不少。清嘉庆年间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卷六九就有对《宋史》的一些补辑；赵翼《廿二史剳记校正》就正史纪、传、志中参互校勘，把其中有抵牾之处摘录出来，汇成三十六卷，补遗一卷。其中《宋史》四卷，五十四

条，但是其中并未见对地理志的校正。

今之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学识渊博，治宋史之功底深厚，撰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和《宋史地理志考异》两篇文章，后收入《宋史丛考》[1]。前文取两宋的地理总志，"相互勘对，较其异同，分别劄记，又参以《玉海》、《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东都事略》、《隆平集》等书，钞撮考索。成为一编"，并辅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分析了宋代府州军监的置废升降，也简单考述了其变化的原因，是研究《宋史·地理志》的力作，对我们研究《宋志》非常有参考价值；后者共校出异文共计568处，也是研究《宋史·地理志》的重要著作。

其他近时学者如张家驹、徐规等宋史研究的前辈，以及近十多年来，活跃在宋代行政地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如周振鹤、李昌宪、施和金等，通过考证、校勘、补证和纠谬等各种研究方法，对《宋志》都极有贡献。

在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时，深深感到，上述学者在《宋史·地理志》研究以及有关宋代地方行政建制提出的精辟见解，对我的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中华书局自上世纪中期陆续点校出版二十四史，堪称是迄今为止二十四史比较理想的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其功自不可没。然百密一疏，难免仍会有误。1998年《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刊登的徐规先生的《〈宋史·地理志〉补正》一文是《宋志》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数十年研究宋史的功底补正了《宋志》的缺漏，纠正其讹误，共得107处，实为不刊之论。该文在指出各书异同之外，并且加有按语，阐明了作者的见解，较聂崇岐的《宋史地理志考异》有创新之处。

施和金1997年于《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宋史·地理志〉补校考》一文，补校了《宋史·地理志》46 处错误。祝碧衡补正《宋志》平晋军、承天军、威州三处，又从《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考证了京西路河阳府、成都府路仙井监的沿革，以补《宋志》之不足；尹玲玲、孙伟各有《宋史·地理志》纠谬一则。暨南大学古籍所张其凡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第3期上发表《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献疑》一文，共正误16处。

---

[1]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03 年出版的《<宋史·地理志>汇释》一书，汇集了清代至 1998 年期间古今学者对《宋史·地理志》的研究成果，也辑入了 1976 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地理志》的全部校勘记。并且编者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宋朝事实》、《太平寰宇记》等书收有中华点校本或集释未加引用的史料。除正文以外共列中华点校、集释、补释、编者按等项，资料丰富，考证严谨。

从前面叙述的有关学术史的回顾来看，聂崇岐先生的研究成就最为丰富，同时，其它学者的考异、补正都对补充《宋志》有重大贡献，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不过，如果结合《宋史》其他部分的内容，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玉海》以及宋代其他的舆地类著作、地方志、宋人文集、笔记等，便能发现仍然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而且，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为史料的考疑和补正，未能将之与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特别是象陕西路面临着北宋与西夏政权长期战争，以及间有短时的和平时期的复杂形势下，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对行政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通过这样的视角，以上述要求来加以考察的话，能够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的著作阐释上述因素对陕西路政区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并不是在前人基础上的重复，而是在正其错讹、补其不足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等变化入手，对陕西路及其州县变迁的原因进行探讨，从而全面、系统地反映北宋陕西一路政区地理。

三、《宋史地理志·陕西》研究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按地区划分其国民，政区地理是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政区的划分及沿革是为政治服务的，因而具有继承性和可变性。例如当政治形势或者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然会引起行政区划的变化，换句话说，诸如州县废置、政区的分合等，背后无不有着深刻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文化的原因。所以通过政区沿革我们可以了解历史，学习历史。不过，有关历史上各朝代行政地理的研究，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清代以来，学者对《宋志》的批评，如编纂之体例不纯，以及内容多有脱漏、文字叙述粗率而缺乏精细考证，以致内容有矛盾抵牾、衍夺错讹之处等，颇多诟病。就文献研究而言，类似的问题，《宋志·陕西》中也多有出现。这对我们的研讨、补充和修订而言，就有迫切的必要性。

从古代地理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唐代以来，由私人编纂的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出现，反映了地理学的新成就。这类私人编纂的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在内容上往往比正史地理志更加丰富。随着书籍刊刻和流传的发展，直接推动这方面研究的深化，研究北宋陕西路的行政地理，除了《宋志》外，保留至今的宋人编纂的地理类总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以及《宋会要》等著作皆有记载，另外北宋年间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宋人笔记，其中不乏相关的丰富记载，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材料，这些都是笔者研究过程中，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材料，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行的前提。

第二章 陕西路建置之溯源

一、"庆历之说"及由来

《宋志三》有关陕西路部分的内容，不是从宋初，而是从仁宗庆历年开始的：

"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鄜、延、丹、坊、环、庆、邠、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凤翔府，秦、阶、陇、凤、成、泾、原、渭、熙、河、洮、岷州，镇戎、德顺、通远军为秦凤等路，转运使于秦州，提点刑狱于凤翔府置司。仍以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经略、安抚司。"[2]

我们姑且将《宋志》中有关陕西路建置的起点自庆历年间为始的说法简称为"庆历之说"。

在叙述陕西路的基本情况及其历史演变时，把庆历元年（1041）作为讲述的时间起点。这样的一种编撰方式，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由于地处与西夏交界的地理上特殊性，特别是宋夏之间长期出于战争的状态，"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以维持有效的军事抗御和打击能力，故而突出了安抚使路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我们从大量的文献记载中也觉察到这一点，正如周振鹤教授在《中国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一书中，以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其中《圣朝元丰九域图》为例，文字说明是二十三路，图上标的却是二十七路，此差异的原因是，编纂者将西北地区的六个安抚使路和其他二十一个转运使路同时并列起来了。

不过，《宋史·地理志》的这种编纂形式，显然有其不足。至少对于后人来说，很容易让人忽略北宋前期陕西路的发展过程，甚至还可能产生一种误解，即作为地方一级的行政，陕西路的诸种设置，始于庆历元年。

---

[2] 《宋史》卷八七，地理三，陕西，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143

实际上，此时距建隆元年（960）宋太祖立国，已过去了八十年，这差不多已经是北宋历史的一半时间。而这段历史，包括宋太祖、太宗在后周原有基础上，先后平定了多个地方割据，终于完成了自唐末以来的又一次统一大业等重大历史事件，无论如何，这八十多年的时间，是不能作为空白而不予交代的。同时，作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北宋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之一，在制度方面的强化管理，重新设置并调整了从中枢机构到路、州、府、军、监乃至县级机构的诸种关系。因此，无论是从宋前期社会历史的发展，抑或就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以及我们对于陕西路的基本情况的了解来看，《宋志三》有关陕西路的记载都是十分不完整的。

对于研究《宋志》陕西路部分的文献来说，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陕西路在北宋初期的设置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迄庆历元年为止，这八十年期间，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通过翻检宋代的文献，梳理其中的史事，我们能够将其作为路一级行政机构的变化线索勾画出来，以补《宋史·地理志》留下的空白。

二、沈伦与陕西路之置

陕西之称及其地方设置至迟设于建隆年间：

从历史的沿革来看，北宋陕西路所在区域的前身大体上相当于唐代关内道。

唐代关内道境内，有京兆、华、同、歧、邠、陇、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会、盐、绥、宥、麟、丰、胜、银、夏、单于、安北等州府，约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黄河以西、阴山以南、腾格里沙漠以东地区。

而《宋志》所载，陕西路包括京兆、河中、凤翔三府，及华、同、解、虢、陕、商、干、耀、丹、延、富、坊、邠、宁、泾、原、庆、环、渭、仪、凤、阶、成、秦二十四州，保安、镇戎二军，开宝、沙苑二监，

那么，以“陕西”之称出现在史籍中，最早的时间以及最早的记载是什么书中的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有：

《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建隆三年，迁给事中。明年春，为陕西转运使。”

沈伦在建隆年间受命为陕西路转运使的材料又见于《太宗实录》卷四二：“（伦）建隆三年，迁给事中。赐金紫，为陕西转运使。”[3]

又见《东都事略》之《沈伦传》所记。

对于该年沈伦所受之命，究竟为陕西，抑或京西，由于史料记载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李昌宪、包伟民各自著作中所持的京西说（然李昌宪在论着中又认为建隆四年沈伦所受命为陕西），和戴扬本在《北宋转运使考述》中所持的陕西说。戴扬本的观点又见于《<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更论》[4]

此外，对于文献中“陕西”之称，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即李昌宪先生认为这就是陕西路设置的开始[5]，而戴扬本的观点则认为，虽有陕西之称，未必可以确定这就是后来作为一级地方行政的“转运使路”，戴的观点倾向于将转运使路的设置，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即上述地方行政的设置，其实是随着北宋前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着眼于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逐渐形成并完善的的结果。也就是说，宋太祖包括宋太宗，未必在立国之初，就有如此完善的预设，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以路一级作为中央与府州间的行政环节，也是一种摸索和尝试的产物。

我认为，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条件及其发展作为我们思考的背景，应能够更好地解释并帮助我们理解地方行政制度的设置及其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在后面论及陕西路转运使和安抚使路的种种情况的分析中，我们对此将作进一步的展开。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上述两家不同观点，虽然各自的依据是相同的，不过，后者的分析，从沈伦承太祖之命为进兵西蜀预作准备，来理解乾德元年太祖委之以陕西地方重任的意义，应该是更为合理的一种推测，因为任命陕西转运使，除了经营被称为关辅之要的旧日王畿之地，很显然还包含着一层深意，即为第二年发

[3] 《太宗实录》，燕永成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年
[4] 《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5]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李昌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页 61

动的伐蜀之役预作准备。[6]

正如史书上所记，蜀中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产丰饶，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综合当时各方面的形势来分析，乾德元年解决了江陵、湖南地方的割据政权问题之后，征服西蜀便成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首选任务。自古以来，由中原进兵西川，经陕西越秦岭而入汉中，为兵家必定选用的路经，陕西地方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7]，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宋太祖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大名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8]王全彬统领的一路军曰凤州路，正为陕西属地。从后来史事所记来看，正是事前有太祖委任沈伦经营陕西，第二年征战令下，沈伦受命为随军水陆转运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开战之后，保证军事后勤装备、粮草等供应的重要工作。从多种文献记载中我们看到，沈伦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及时调发各类军备，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最终没有辜负宋太祖的期望，为宋军顺利完成平定孟蜀地方政权的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史书的记载，宋军征服西蜀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入成都，先入者竞取民家玉帛女子，沈伦受命为西川转运使，却“独居佛寺蔬食，有以珍异奇巧物为献者，伦皆拒之。东归，箧中所有，才图书数卷而已。”[9]沈伦所展示的才

---

[6] 今人研究中，对此已有足够的关注，比如，列举了太祖每於重大军事出击前的各种准备活动，所谓“授以成算”，如《宋史》卷二七〇《王明传》：“……七年，代归，帝召见劳问，赐袭衣、金带、鞍勒马。是岁，将用师南唐，以明为黄州刺史，帝密授成算。”则提前为克复江南筹备事。又《长编》卷四乾德元年正月庚申，“於是上召宰相范质等谓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国，今假道出师，因而下之，蔑不济矣。’壬戌，李处耘辞，上遂以成算授之。”处耘后会兵汉水上游，对荆湖造成军事上的压力。命沈伦经营陕西，虽未见“授以成算”云云，亦不能排除这种预作布置的可能。参见戴扬本《<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更论》（《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7] 按《旧五代史》卷九七《张延播传》：“（张延播）长兴元年，出牧蔡州，加检校司徒，入为左大将军，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为马军都监，三年，迁凤州防御使、西面水陆领军转运使。”《宋史》卷二七〇《高防传》：“（显德）五年，迁户部侍郎。世宗谋取蜀，以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屡发刍粮赴凤州，为征讨之备。”可见早先五代后唐明宗及后周世宗欲图西蜀，皆将凤州作为前敌第一站。由宋初王全彬所带入蜀一路称凤州路，亦可证明此点。参见戴扬本著《北宋转运使考述》第四章，页 75。

[8] 《长编》卷五，此条内容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三：“乾德二年十一月王师伐蜀，诏以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从凤州路兵行；又以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从归州路兵行。”按《文献通考》卷六一引吕祖谦文，有“用师湖南，则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陆转运使”之说。按吕祖谦原意似指沈伦受命京西转运使，亦即为随军转运使，然用师湖南，所命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者为滕白，知襄州边光范“供馈无阙”，沈伦则未预其事，疑祖谦误将湖南之役与征西蜀之役混淆未分。参见《长编》卷四、《宋史》卷二六二《边光范传》。

[9] 《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长编》卷八。

略，显然也非一般人可比。所以，当沈伦在乾德五年回朝后，太祖即加官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从上述情况来看，自征蜀一役之前的准备阶段，和征战过程中，沈伦受命，以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全斌的随军转运使的身份参与攻取西蜀的战争，及沈伦在朝内的特殊身份来看，沈伦于乾德元年受命经营者，为陕西而非京西，是有充分理由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上引文献，如李昌宪先生得出的结论那样，认为这就是陕西路设置的开始呢？

我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现有的乾德元年之前的相关文献来看，凡言陕西，其后尚未见有“路”字。这一点提示我们，可能乾德元年沈伦所担任的“陕西转运使”，“陕西”的含义，与至道三年统一规划后的地方行政建置“路”不完全属于一个相同的概念。其次，就现在的文献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仅是，“陕西”作为地名，在地域上的基本相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也就是说，与太宗朝之后的陕西路转运司所辖相比，尽管存在定义以及地域范围的差异，陕西之称及其地方行政的设置，至迟在建隆、乾德年间就已经出现在史籍中了。

所以，《宋志三》关于陕西路建置的表述，显然是不全面的，并且是需要加以补充的。

三、陕西为陕西河北、河南两路时期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事实上，陕西路的设置和发展，经历了两次调整的过程。作为后来陕西路的前身，我们在相关记载早期宋代历史的史籍中，更多看到的是另一种称谓，即由陕西河北路和陕西河南路组成。

《元丰九域志》太平兴国二年，分陕西河北、陕西河南两路，又有陕府西北路。此又见《宋会要辑稿》：

“太平兴国二年，分陕西河北、陕西河南两路，各置使一员。又有陕府西北路，后皆并焉。”[10]

[10]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

《长编》："癸未，诏分陕西转运使为二司，以侍御史张涣领陕西河北诸州，左赞善大夫韦务升领陕西河南诸州"。[11]

由于北宋早期地方行政划分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明确知晓前引陕西河北和河南两路各自所辖的具体范围。一种观点认为，有可能是以渭水作为"河北"和"河南"的分界[12]。由于北宋前期，人们在谈到陕西与西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时，习惯以"陕西沿边"来相称，表明这些称谓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现就见于宋代文献中有关陕西的记载情况选择列举如下：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十日，置诸道转运判官……大理寺丞师颃……陕府西路河北路……。[13]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酉，命河北转运使侯陟与陕西北路转运使雷德骧分掌太原东、西路转运事。[14]

（太平兴国四年三月）癸卯，河东城西面转运使刘保勋为陕西北路转运使，代雷德骧也。德骧调发沁州军储后期，诏劾德骧。[15]

（太平兴国五年十月）甲午，左拾遗韦务升责授右赞善大夫，坐为陕西北路转运使任，纵程德玄等于部下私贩竹木，不举劾故也。[16]

（太平兴国六年）七月又以……许骧……陕府南北……转运副使。[17]

上述转运使之出现，有两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关于陕西路的称谓，既有"陕府西路"、"陕西北路"，也有"陕府南北路"这样的名称，这并非确实规范和统一，恰恰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映，因为从作为后来转运司路的转运使制度而言，即所谓人们简称为"帅、漕、仓、宪"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逐渐发展成熟的，因此，在太宗即位不久的太平兴国年间，陕西的地方行政体制尚未得定型。

然自太宗后期，在地方的行政设置方面，显然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太宗实录》所记雍熙年间的事为例，"陕西转运使李奚发张平市木于秦陇之事，平忧恚成病而卒"。[18]此事又见《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夏四月，"命客省使

[11]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十月
[12] 参见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页61
[13]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四
[14] 《长编》卷二〇
[15] 《长编》卷二〇
[16] 《长编》卷二一
[17]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五
[18] 《太宗实录》卷四一，雍熙四年

张平盐铁使事，又称“才数月，陕西转运使李安发其旧为奸利事”，“李奚”作“李安”。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李奚所发张平徇私舞弊之事，恰恰是后来转运使被赋以的监察之使命重要职责。由于这类史料十分有限，我们不得不在纷杂繁浩的文献中细加寻绎。

又如：《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闰二月）“以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

“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迁太常博士”。[19]

四、陕西六路之辩

《宋志》[20]：“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又云“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

显然，上述分路，是指转运使路而言，也就是说，大约在太平兴国二年后，废除了原来沿袭唐代的传统，所谓尽罢节镇所掌支郡，节度使的大权被剥夺，而转运使的职权逐渐繁重。自此以后，“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21]

转运使一职的职权虽后经数度调整，自此成为地方一路之长官，基本是可以确定了的。但是，我们在《宋史·地理志》有关陕西路的阐述中，又读到了以下的内容，即“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从字面上看，似乎与陕西路并称，又有上述数路。而古人在论及相关的史事，似亦不甚加区分，比如，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卷三中便说“康定二年分陕西为四路，庆历八年分河北为四路，皇佑三年分淮南为东西，熙宁五年分京西为南北，陕西又分永兴，见熙河，并前四路为六路”，将淮南路之分东西，京西路之分南北，与陕西路之分四路、六路含混在一起加以表述，自然是容易发生困惑的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同为“路”之称谓，在宋代除了上文提到的作为地方

[19] 《宋史·郑文宝传》卷二七七，页9425
[20] 卷八五，页2094
[21] 《文献通考》卷六一

行政区域外，还有为军事目的而设置者， 包括经略司，安抚司路、马步军都部署、都总管路等。这些机构之设，有一个共同点，即皆为某一军事目的，故职掌也皆为一路的军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即这些因军政事务所设的机构，并非定制，往往带有临时的性质，使命执行完成后，就随之撤除。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也有逐渐过渡为常设机构，并且，也出现了如安抚使路为军政事务之便，亦有执掌民政的情况。因此，具体的情况，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此外，对于“路”作为区域代指的含义，我们从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有一些例子，反映在当时人们的表述中，尤其是谈到有关地方行政时，往往将“路”作为边地军事性质的组织设置之称，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意思。熙宁三年，十月，韩绛上书说：“今将义勇分为七路，延、丹、坊为一路，邠、宁、环、庆为一路，泾、原、仪、渭为一路，秦陇为一路，陕、解、同、河中为一路，阶、成、凤、凤翔府为一路，干、耀、华、永兴军为一路，逐年将一州之数分为四路，缘边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合用一番屯戍，近里三路十二州军，即令依次立定番次，未得逐年差发，遇本处阙少正兵，即得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22]。其实，这种以路来命名军队的形式，我们在今天军队的称谓中，仍然可以感觉到，如第几路军，等等。

就地方行政制度言，如以陕西路为例，自庆历元年分陕西路沿边地区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经略安抚使，共有五个安抚使路，即所谓西北五路（永兴军路不在其中，因并不靠近边境）；以转运使路分，则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根据这样的分类，尽管后人宋代陕西有六路和二路之分的不同说法，因为转运使和安抚使自成不同的系统，我们在理解上一般就不会产生混淆了。

根据《宋志》的记载，我们现将陕西安抚使的基本情况梳理如下：

1、永兴军路

治所位于京兆府。京兆府，大观元年由次府升为大都督府。宣和二年，奉诏不用军额，称京兆府。

2、鄜延路

下辖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及后增的绥德军、银州（寻废）。

---

[22] 《宋史》卷一九一，又见《长编》卷二一六

治所位于延州。元祐四年，升为都督府，即延安府。

3、环庆路

领庆州、环州、邠州、宁州、乾州。熙宁五年，废乾州。元符二年，置定边城，后改军。政和七年，置醴州。八年，隶环庆路。治所位于庆阳府。庆阳府，本庆州。建隆元年，升为团练。乾德元年，复为军事。《宋朝事实》卷一八："（庆州）乾德二年，复为安化郡。"《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二月甲申）诏庆州直隶京师"。政和七年，升为节度，军额曰庆阳。据《宋会要稿·方域》五之三、四十一及《十朝纲要》卷十五，宣和元年，改为府。

4、秦凤路

治所位于秦州。统秦州、陇州、阶州、成州、凤州及通远军。通远军后属熙河路。

5、泾原路

治所位于渭州。渭州本为军事州。政和七年，升为节度。领泾州、原州、渭州、仪州，德顺军、镇戎军。熙宁五年，仪州[23]废。元符二年，增置西宁州。崇宁三年，熙河路会州改隶泾原路。大观二年，增置怀德军。

6、熙河路

治所位于熙州。熙州本为武胜军。熙宁五年收复，改镇洮军。寻为州。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及通远军。元丰五年，得兰州，改名熙河兰会。元符二年，实得会州。元祐中，改熙河兰岷路。元符中，复为熙河兰会路。崇宁三年，会州改隶泾原路，因改名熙河兰廓路。宣和中，改熙河湟廓路，后改湟州为乐州，因又改名熙河兰乐路，寻复改熙河兰廓路。通远军后改巩州。又有西宁州，震武、积石军来隶。

[23] 本为义州，太平兴国二年改名仪州。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〇。

第三章、陕西路地方行政设置的变化
——以仁宗朝以降的宋夏交战为背景

一、宋夏之战

自宋太宗晚年起，“中国安静，四夷自归”的想法[24]，逐渐在统治阶层中成为主流。类似“四夷之地，犬戎居之”，乃至鼓吹中华不必与“禽兽”、“犬羊”计较得失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臣子的奏议中。甚至还有类似“且如尧舜夏禹圣之盛者也，地不过数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门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东不过江淮，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太原，而颂声并作，号为至治。及秦汉拓土，穷兵遠略，虽疆理益广，而干戈日寻，府库之资屡空，生灵肝脑涂地，校功比德，岂可同年而语哉”的论调。[25]

这种思潮，实际上反映了统治阶层在现实面前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真实想法，折射在对北宋对于西夏的政策上，便是逐渐放弃了对党项夏州政权削藩的念头，在军事上改为守势的基本策略。

然而，事与愿违，夏州政权的崛起和强势，屡屡对中央王朝发起挑战，尤其从仁宗朝中期开始，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一个长时期里，几乎构成了中原与西夏之间关系发展的主线。熙宁年间的开边之举，曾一度改变了北宋被动的局面，之后，在绍圣年间亦有开边的举动。无论是战抑或短暂的和平，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北宋时期的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一路的地方行政设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景祐元年，秋七月，“庆州柔远砦番部巡检嵬通攻元昊后桥诸堡，破之。元昊遂寇庆州，缘边都巡检杨遵与战，败绩。环庆都监齐宗矩援之，次节义峰，伏发，被执。既而放还，下诏约束之”。[26]

按“元昊虽常奉贡，然车服僭拟，改元‘开运’，或言石晋败亡之号也，更曰‘广运’”。可见元昊对于居于中原的北宋王朝，很早就产生了抗拒之心。又据传说，早先华州的二个失意儒生，“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

[24] 《长编》卷三四，引富弼撰《吕蒙正神道碑》
[25] 《长编》卷五十，咸平二年十二月，知制诰杨亿奏疏
[26]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

人教之”。[27]

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到宋神宗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便是一改先前较为保守的方针，通过变法自强，制服西夏。当熙宁三年，夏秉常举全国三十万兵力之众，进攻庆州时，北宋便作出了积极的军事反应，以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开幕府于延安，负责与西夏的战事。后虽失利，十年后仍发起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实现夺取横山的决心。

熙河开边决策的形成，亦为北宋决心以积极的态势迎接西夏挑战的一个重大步骤。熙河开边的主要推进者为王韶，他在“平戎三策”，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欲复河湟，当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种，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诸羌分争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

王韶进一步分析了诸多部族的状况，以及彼此间的矛盾，“且唃氏子孙玛尔珍差盛为诸戎所畏，若招抚之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于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

宋神宗对王韶的议论大感兴趣，“召问方略”，时任宰相的王安石遂以王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韶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稍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乞假官钱为本。”

熙宁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抚司事，当时正在讨论收复河湟，包括“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王韶主之”。

熙宁五年，冬十月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升镇洮军，为熙州，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正是上述熙宁年间宋夏之战的背景，为熙河路的设置，作了翔实而丰富的注脚。

二、作为宋夏军事对抗后果的陕西安抚使路

从历史上来看，安抚使虽然是北宋真宗和仁宗时期方出现，而究其源流的话，则可以追溯到五代，甚至唐代。由地方的执政长官知州兼任都部署等地方统领军队的职务来看，无疑就是启动了日后安抚使制度的先声。

北宋时期的安抚使路，之所以首先形成在陕西地区，决非偶然。说到底，这

---

[27]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

是北宋与西夏双方长期军事对抗的一种结果。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将锋芒直逼北宋的鄜延地区。在据有灵、会、盐、绥、宥、夏、银等诸州后，西夏国力渐盛，开始了自己向上的时期。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面临西夏的军事压力，宋廷不得不加强在西北边地的军事部署，以抵御来自西夏的军事威胁。是年年底，任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举乾耀等州军马、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路都部署、鄜延环庆路安抚使。[28]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特别是经过了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等重大战役后，西夏在军事上逐渐占有了主动权，边地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宝元二年，四月，以秦凤路都部署曹琮兼本路安抚，兼同管勾泾原路兵马[29]，七月，夏竦移知泾州，其余兼职仍旧，遂形成了以泾原和秦凤两路为一个大的战区，目的就是为了协调两个安抚使路共同防御和协同作战。鄜延与环庆两个安抚使路，亦同样构成了协同作战的态势。

庆历元年，由于好水川之战在军事上的失利，是年十月，作为调整陕西军事部署的重大举措，“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枢密直学士管勾秦凤路部署司兼知秦州韩琦、枢密直学士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王沿、龙图阁直学士管勾环庆路部署司兼知庆州范仲淹、龙图阁直学士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使、沿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闰九月，宋军在定川砦之战中再次受到重创，随即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以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之。

关于经略安抚司的设置及职责，《宋史·职官志》是这样归纳的：

“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穀、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有属官典领要密文书，奏达机事。”[30]

此后，在庆历年间，虽曾一度因与西夏媾和，庆历四年二月，从韩琦之议，撤销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等，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

28 《长编》卷一二二
29 《长编》卷一二三
30 《宋史》卷一六七，中华书局标点本，页 3960

[31]后又复置陕西安抚使，但是，四路经略安抚使的设置和任命，未曾再有变化，成为一种长期的部署。上述四路安抚使，加上庆历二年十月设置的永兴军路都部署兼安抚使与熙宁五年十月戊戌所设置的熙河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陕西地区的六个安抚使路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在北宋前期宋夏之间的交战与短暂媾和交织的背景下，陕西路的地方行政治理，在形式上呈现出了与其它路分不同的特点。只有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了解之后，才能理解这些制度背后的故事。

以《宋志》陕西路部分的内容为例：

"陕西路 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鄜延丹坊环庆邠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凤翔府、秦阶陇凤成泾原渭熙河洮岷州、镇戎德顺通远军为秦凤等路，转运使于秦州、提点刑狱于凤翔府置司，仍以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经略、安抚司。"

当我们就北宋与西夏王朝之间，从宋初直至熙宁、元丰这段历史时期内战和关系以及相关的史事进行清理之后，我们才能够对上引《宋志》所述陕西路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而这些对史料进行清理和研究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我们对于《宋志》所涵盖的相关史事的研究。

三、陕西转运使路与安抚使路的关系

自庆历元年分陕西路沿边地区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经略安抚使，共有五个安抚使路，即所谓西北五路；以转运使路分，则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这样一来，后人便有宋代陕西有六路（西北五路加上靠近内部的永兴军路）和二路之分的不同说法。转运使和安抚使自成不同的系统，这在理解上一般不会产生混淆，不过，我们如果仅将之解释为宋代"内轻外重"政策的产物，未免过于简单。说到底，当然还是当时与西夏交兵，陕西路成为边疆战争前线的缘故。

在北宋时期，陕西路存在的两种看似重合的体制中，向来以"于一路兵民财

---

[31] 《长编》卷一四六

赋之事无所不总”的转运使路的地方长官，尤其是正值中外交战之时的非常时期，是不是还继续保持原来的权力，或者说具有转运使本人的威势呢？这必须就具体的个案来加以分析了。我们不妨列举《宋史》《种谔传》[32]所记种谔在军中欲斩转运使李稷的一条资料，因为这段材料不但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一位边疆重臣的行事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回答了我们上面提出的这个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种谔于元丰四年七月受命任鄜延副总管。此时，在推行了新政的诸多法令后，神宗踌躇满志，意欲乘西夏国内出现内乱的机会，发兵西征夏国，以雪多年遭受失败的耻辱。决心既下，遂再任命种谔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并下令“诸将悉听节制”。

是年九月，种谔果然未负神宗的期待之心，攻克米脂虽未成功，却在西夏军队的援兵到来之际，充分利用机会，断其援军的首尾，大破西夏援兵于无定州，这次战役，成为宋夏交兵以来，为数不多的几场较大规模胜仗之一。

自仁宗以来，种氏数世建功西北边疆，声震羌夏，种谔也是一位英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当然不免会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据本传所形容，种谔生性“诈诞残忍”，部下但有犯军令者，常常遭到立即斩决的处理。据说，连当时承担督运军粮要务的陕西转运使李稷，都不免受到他的侮弄，有一天，李稷“旦入谔营，军吏鸣鼓声诺，谔呼问吏曰：‘军有几帅？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即叱斩之。”虽曰欲斩军吏的首级，词锋所向，则不问可知。

这条材料又见李焘的《长编》。按《长编》卷三一六记元丰四年九月，种谔上言“转运使李稷置帐在臣军中，与所部兵夫遥远其间，弹压不定，虑致不虞”后，遂有诏书曰“李稷于可以照管夫粮处军中安下”。在这段史料之后，作为附录，《长编》引用了《邵氏见闻录》的一段相关记载，内容即与《种谔传》所记相似，读起来，则感觉文字描述更加生动：

“稷后移陕漕，方五路兴兵取灵武，稷随军，威势益盛。一日蚤作，入鄜延军营，军士鸣鼓声喏帅，种谔卧帐中未兴，谔怪之。出帐，对稷呼鼓将问：‘军有几帅？’曰：‘太尉尔。’曰：‘帅未升帐，辄为转运粮草官鸣鼓声喏，何也？

---

[32] 《宋史》卷三三五

借汝之头，以代运使。’从者叱出斩之。”

李焘未将上述笔记的内容录入正文，仅以注文附见，可以理解为对于笔记所述内容有所保留的态度。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他编撰《长编》的严谨态度，不过，这样一段生动的史料，也为我们对当时安抚使的威势，提供了一个极为生动的形象例证。

除此之外，有关种谔与李稷之间，即作为经略安抚副使与转运使间的关系，我们在《宋史》卷三三四《李稷传》和《吕大钧传》，也可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只是记述的内容颇有出入。李稷任官以峭刻严厉着称，熙宁年间提举蜀中茶场，以两年课利羡余达七十余万，虽遭周尹、苏辙、吕陶等多人劾奏，依旧得以擢升盐铁判官，元丰四年，又受命为陕西路转运使，制置解盐。本传记载李稷经历颇详：

“李稷，字长卿，邛州人。父绚，龙图阁直学士。稷用荫，历管库、权河北西路转运判官。修拓深、赵、邢三州城役无愆素，然峭刻严忍，察访使者以为言。都水丞程昉亦诉其越职，诏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论稷父死二十年不葬，仅徙东路。俄提举蜀部茶场，甫两岁，羡课七十六万缗，擢盐铁判官。诏推扬其功，以劝在位，遂为陕西转运使，制置解盐。秦民作舍道傍者，创使纳侵街钱，一路扰怨。与李察皆以苛暴着称，时人语曰‘宁逢黑杀，莫逢稷察’。”

元丰四年宋夏交兵时，有关李稷督运军饷的描写，更为生动：

“民苦折运，多散逸，稷令骑士执之，断其足筋，宛转山谷间，凡数千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斩郡守以下，于是上下相临以峻法，虽小吏护丁夫，亦颛戮不请。”

显然，李稷亦为性格残忍之属，为官行事，雷厉风行。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本衷相背，军食最终未能及时保证供给，种谔大怒，竟然打算斩李稷问罪，“客吕大钧引义责之，复使还取粮，”事后，种谔还是宣称，由于李稷未能及时供应军备，所以导致了横山之役最终未果。因被追究责任，李稷缘此被削两秩，贬为判官。

《吕大钧传》记载此事，重点是在描写吕大钧刚直的性格。其时，吕大钧任鄜延路从事，战事起时，军队开拔到塞外，因军粮供应未济，转运使李稷打算回安定督运粮食，动身之前，欲通过吕大钧征得种谔的同意。未料种谔的回答却是：

"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以"朝廷出师，去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相对，几番争执之余，种谔方悻悻然接受了吕大钧的意见，勉强允许李稷返回。

上引数段文字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不仅仅是对于个别人物，比如关于种谔的跋扈凶残，或李稷依仗权势的行事专横，以及吕大钧正直不阿等诸多人物性格的描写，因为即使是种谔和李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恐怕也不能以不同部门之间因意气用事而产生的磨擦所能解释的。元丰四年军兴，调发军需之事，是当时频频引发西北五路与陕西路转运使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除了上引种谔与李稷之间的矛盾，又如朱光庭"从吕大防于长安幕府。五路出师讨西夏，雍为都会，事倚以办，调发期会甚急，光庭每执不从。使者怒，将加以乏兴罪，光庭求免去，大防为之解"[33]。正是这类细节的描写和记载，令人感到颇有兴味，因为从中使我们能够对北宋时期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运作过程的某些特点，获取一种感性上的认识。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通过《地理志》的记载，来研究地方行政制度的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按照北宋的制度，从《职官志》所记来看，转运使自太宗时期起，边防、刑讼、钱谷、按廉之任，几乎皆委之一身，"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34]，而转运使路的设置，从十五路起几经调整，路之划分，取唐代"道"而代之。到了真宗时期，转运使的职权，还包括按察州县、荐举官员、点检刑讼，和维持地方治安、主持救灾赈济等事务。转运使司的官属，有主管文字和干办公事各一员，以及作为文臣的准备差遣和作为武臣的准备差使若干。此时，将路转运使理解为地方行政长官，虽不十分确切，大体上看作是他所承担的角色也相去不远。此后，虽然出于避免出现地方权力过分集中而再度出现类似唐代节度使的考虑，渐次由提举常平司和提点刑狱司分流了转运使的权力，转运使作为地方一级"准行政长官"的地位，以及承担沟通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转输之任"的角色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而从前述史事看来，作为陕西转运使路的长官，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威势显然已经远不如此前的转运使或与此同时其他路分的转运使，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转运使自身的权限在用兵其间发生的变化，经略安抚使的职责，

---

[33]《宋史》卷三三三《朱光庭传》

[3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

虽有“掌一路兵民之事”之说，仍以“绥御戎夷”，“统制军旅”等与军务相关的范围为主，此时因为进入战争状态，为保证较高的行政效率，渐已涵盖了行政管理的内容。

元丰三年起，沈括任鄜延路安抚经略使，他在《梦溪笔谈》卷一中曾对元丰年间安抚经略使的职能有过具体的记述：

“予使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转运司本为各转运使路所设之机构，据《长编》卷三一五所记，经略安抚使路之下，亦设有转运司，来负责本路兵当用粮草兵夫。由此推测，原来的陕西转运使路，此时的功能很可能只是负责保证诸安抚使路后勤供应的一个机构了。

第四章 陕西路府州军县之升改废置

《宋史》编纂之仓促，留下了一些史料错漏的现象，相关的原因，前面已经作了分析。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前辈学者如聂崇岐、徐规、施和金先生等已经做过一些文献的比对、补充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我参照了郭黎安先生的《<宋史 •地理志>汇释》，对有关北宋时期陕西路府州军县的升改废置的记载作了清理工作。具体的内容包括行政机构的改称，如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改昭应县为临潼县；如大观元年京兆府由次府升为大都督府；如熙宁三年之置铜钱监，熙宁八年置铁钱监，等等。材料的来源包括《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朝事实》等。时间的上限起于北宋立国之建隆元年，迄于宣和七年。由于北宋灭亡以后，原属秦凤路之成州，北宋时期下属同谷、栗亭二县，南渡后改隶利州路，据《诸史拾遗》卷四补。

具体的排列方法为，

1、按照《宋史 • 地理志》陕西路原文的顺序加以排列。

2、首先列转运使路，次列府、州，军，次列属县、监、寨、堡、城、关等。

3、凡变化情况，先记时间，并说明材料出处。如诸家文献所记有异文，亦一并附上。

4、为文字叙述简便起见，《宋史 • 地理志》简作《宋志》，《宋代陕西路钱监及铸额考述》简作《考述》，《续资治通鉴长编》简作《长编》。

一、永兴军路。

1、京兆府。

据《宋志》三，大观元年由次府升为大都督府。本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宣和二年，奉诏不用军额，称京兆府。下辖：长安、樊川、鄠、蓝田、咸阳、泾阳、栎阳、高陵、兴平、临潼、醴泉、武功、干佑十三县，铜钱、铁钱监各一。

樊川县。

据《宋志》三，原用旧称万年县，宣和七年改。《文献通考》卷三二二，“七年作三年。”

临潼县。

据《宋志》三，即唐昭应县，大中祥符改。《元丰九域志》卷三“京兆府”

条、《舆地广记》卷一三、《宋朝事实》卷一八，均认为准确为大中祥符八年。

醴泉、武功县。

据《宋志》三，政和八年拨入醴州。

监二。

据《宋志》三，铜钱监熙宁四年设置，铁钱监八年设置。《考述》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判断二监隶属万年县[35]永兴军。

2、河中府。

《元丰九域志》卷三："河中府，唐河中节度。太平兴国七年，改护国军。"《宋志》三："河中府，次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又，"旧兼提举解州、庆成军兵马巡检事。大中祥符中，以荣河为庆成军。"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宋会要》方域五之三八、《舆地广记》卷一三、《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四年，河中府宝鼎县改名荣河，置庆成军。下辖：河东、临晋、猗氏、虞乡、万泉、龙门、荣河七县，及庆成军。

河东县。

据《宋志》三，分别于熙宁三年、六年，降河西县、永乐县为镇置入河东县。

龙门县。

《宋志》三，"元祐二年，置铸钱监二。"《考述》据《长编》卷二六〇、《玉海》卷一八〇判断，"有河中龙门监，熙宁八年曾令河中府监改铸铁钱，一年后并入他监。可见其设置时间还要更早一些，元祐二年只是复置，其初置时间难以考知。"

3、陕州

《宋志》三云："太平兴国初，改保平军"。《宋朝事实》卷一八作"太平兴国元年"。《廿二史考异》卷六九，认为原为保义军，避太宗讳，改保平军。《长编》卷一七，"改保义军为保平军"，时间为开宝九年十月，开宝九年十二月甲寅改元太平兴国，如果改名在此前的九月，那么就不是出于避讳的目的。旧兼提举商、虢州兵马巡检事。下辖：陕、平陆、夏、灵宝、芮城、湖城、阌乡七县，铸钱监二。

陕县。

---

[35] 万年县应指樊川县。

据《宋志》三，熙宁六年，降硖石县为石壕镇入陕县。

灵宝县。

据《宋志》三，熙宁四年，省湖城县入灵宝县。《长编》卷二一七作“熙宁三年十一月”。

湖城县

《宋志》三曰：“元丰元年，复置县。”《元丰九域志》卷三作“六年”。

阌乡县。

《宋志》三云：“太平兴国三年，自虢州与湖城二县来隶。”《太平寰宇记》卷六作“二年”。

监二。

铜钱监，熙宁三年置；铁钱监，八年置。据《元丰九域志》卷三，此二监均为陕州陕县监。铜钱监，熙宁四年置。

4、商州

据《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三月辛亥，诏令商州直接隶属于京师。下辖：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

上洛县。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上洛县置有铸钱监。

洛南县。

据《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置铁钱监。

5、虢州。

唐弘农郡，建隆元年改恒农，以避宣祖讳。《元丰九域志》避真宗讳，追改常农。至道三年，改弘农，再改虢郡。下辖：卢氏、虢略、朱阳、栾川四县。

卢氏县。

熙宁二年，以西京伊阳县栾川冶镇隶属卢氏县。

虢略县。

唐弘农县。建隆元年，改恒农。至道三年，改虢略。[36]熙宁四年，省玉城县为镇隶属虢略。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宋会要·食货》，熙宁末年，置有铁钱监，名在城。

[36] 《宋朝事实》卷一八、《太平寰宇记》卷六

朱阳县。

乾德六年，省县隶恒农。太平兴国七年，复置县。据《长编》卷一三三、二六〇，庆历元年九月置铜钱监；熙宁八年置铁钱监，名朱阳。

栾川县。

《宋志》三于“卢氏”条下云：“熙宁二年，以西京伊阳县栾川冶镇隶焉”。则熙宁二年，栾川冶已经是镇。“栾川”条下又说：“元祐二年，以栾川冶为镇”。栾川冶置镇的时间有争议。崇宁三年，改为县。

6、同州。

《宋志》三谓定国军节度。《廿二史考异》卷六九，“本匡国军，宋初避太祖名改。”《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同州，周显德六年降为刺史，皇朝改为定国军节度。”《元丰九域志》卷三：“同州，太平兴国七年为定国节度。”下辖：冯翊、澄城、朝邑、合阳、白水、韩城六县，一监名沙苑。

冯翊县。

《考述》据《玉海》卷八〇断定，元丰六年置铁钱监，名同州。

合阳县。

据《宋会要》方域五之四十、《元丰九域志》卷三，熙宁三年，省夏阳县为镇隶属合阳。

韩城县。

元祐二年，置铸钱监。

沙苑监。

《元丰九域志》卷三：“乾德三年于冯翊、朝邑二县境置牧马监，隶州。”《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十一月戊子，“分同州沙苑监为二，每监牧马四千五百匹。”

7、华州。

据《宋史·太祖本纪》、《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己酉，华州复为镇国军节度。皇祐五年，改镇潼军节度。下辖：郑、下邽、蒲城、华阴、渭南五县及钱监二。

蒲城县。

唐奉先县。建隆年间或乾德二年[37]，自京兆府划归同州。开宝四年改名蒲城。

---

[37] 《元丰九域志》卷三

天禧四年，自同州划归华州。

滑南县。

不知何时，自京兆府划归华州。熙宁六年，降为镇隶属郑县。元丰元年，复升为县。

铸钱监。

铜钱监，熙宁四年置；铁钱监，八年置。《元丰九域志》卷三载，华州监置于郑县。

8、耀州。

《宋志》三谓开宝五年为感义军节度，《长编》卷八谓乾德五年三月。太平兴国初，改感德军。下辖：华原、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六县。

华原县。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熙宁八年置铁钱监，名耀州。

9、清平军。

本为凤翔府盩厔县清平镇。大观元年，升为军，下置终南县，改隶属京兆府。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事，专管上清太平宫。《宋朝事实》卷一八："大观二年，复以清平镇置终南县。"

10、延安府。

本延州，元祐四年，升为都督府。旧领鄜延路经略、安抚使， 下辖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及后增的绥德军、银州（寻废）。下辖：肤施、延川、延长、门山、临真、敷政、甘泉七县，青涧、绥德二城，铸钱监一，塞门寨、平羌寨、威戎城、平戎寨、开光堡、殄羌寨、威羌寨、御谋城、石堡寨、制戎城、新寨、芦移堡、屈丁堡、万安堡、丹头堡、青石崖堡、窟啰堡。

肤施县。

《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四月）发陕西近里诸州役兵筑延州金明、栲栳寨"。据《宋志》，熙宁五年，降丰林县为镇、金明县为寨隶属肤施。金明为寨的时间有争议。《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辛卯）改延州龙口平寨为龙安寨"。《宋志》三称，肤施县有金明龙安二寨，与《长编》的记录可相印证。又称，有安塞堡。《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九月壬寅）以延州高平新修堡为安塞堡"。元丰四年，收复塞门寨。宣和二年，龙安寨改名德安。

延川县。

熙宁八年，省延水县为镇隶延川。《宋志》言，有丹头、绥平、怀宁、顺安、白草、永平六寨，安定、黑水二堡，及永宁关。《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月甲子，“以延州马蹄川新筑城为安定堡”。元丰四年收复，（《宋志》，但未言何时失陷。）置细浮图、义合、米脂三寨。七年，以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寨隶绥德城。顺安、白草、丹头三寨，元符二年废。（一地废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本朝内部的因素，也可能是因为失陷于别国，被动废置。）顺安寨元丰七年已改隶属绥德城，《宋志》三仍将其元符二年废置事列于延川县条下。

敷政县。

有二寨，招安、万安。元符二年，废招安寨为驿。

青涧城。

《元丰九域志》言，康定元年设置。元符二年，隶属绥德城。

绥德城。

治平四年，收复绥州。熙宁二年，改绥德城。元符二年，改为军。

熙宁四年，置啰兀城、抚宁、宾草二堡，寻废。元丰五年，置永乐城，赐名银川寨，寻废。

铸钱监。

熙宁八年置，铸铁钱。据《元丰九域志》卷三，此监在肤施县。

塞门寨。

延州北蕃部旧寨。至道后，与芦关、石堡、安远寨一样废置。元丰四年收复，仍隶属延州肤施县。

平羌寨。

本来是克胡山寨，绍圣四年赐名。

威戎城。

本名升平塔，或“声塔平”[38]，绍圣四年赐名。

平戎寨。

本来是杏子河东山，绍圣四年赐名。

---

[38] 《长编》卷四八七、《宋会要·方域》一八之七

开光堡。

绍圣四年修筑。元符元年赐名。二年，隶属绥德城。

殄羌寨。

本名那娘山，或“纳木囊山”[39]，元符元年进筑并赐名。

威羌寨。

原名白洛觜，或“博罗觜”[40]，元符元年进筑并赐名。

御谋城。

崇宁三年进筑并赐名。

石堡寨。

延州北。宋初，曾经置城。至道后，废置。崇宁三年，进筑并赐名威德军。五年，复为寨。

制戎城。

政和八年，赐鄜延路天降山新城改名。

11、鄜州。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下辖：洛交、洛川、鄜城、直罗四县，及铸钱监一。

鄜城县。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康定二年，于鄜城县置康定军，仍隶属鄜州。又，《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范仲淹请置鄜州之鄜城县为军，诏名其曰康定”。

洛交县。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熙宁七年，省三川县为镇隶属洛交。

铸钱监。

据《长编》卷二六〇，熙宁八年于鄜州置铁钱监。

12、丹州。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军事。下辖：宜川一县。

宜川县。

后魏义川县。太平兴国元年[41]或开宝九年[42]，改名宜川，以鄜州废县咸宁入

---

[39] 《长编》卷四九八

[40] 《长编》卷四九八

[41] 《元丰九域志》卷三

[42] 《太平寰宇记》卷三五

隶。熙宁三年省汾川县、七年省云岩县为镇入隶，八年将同州韩城县新封乡纳入。

13、坊州。

军事。下辖：中部、宜君二县。

宜君县。

有矾场。熙宁元年，省升平县为镇入隶。

14、保安军。

原为延州永安镇。太平兴国二年四月己亥，升为保安军[43]。下辖：德靖、顺宁二寨，园林堡，金汤城、威德军。

德靖寨。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天禧四年置建子城，天圣元年改德靖寨。

顺宁寨。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四年置。

园林堡。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五年置。

金汤城。

旧金汤寨，在德靖寨西南。元符二年进筑。

威德军。

保安军之北界有地下河名藏底，夏人近此筑城，为军事要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未成。七年，知庆州姚古进筑，曰威德军。

15、绥德军。

唐绥州。治平四年十月收复，熙宁二年十月废为绥德城[44]，隶属延州（“延安府”下有“绥德城”）。在延州东北方向，距三百三十里或三百四十里。元丰七年，以延州延川县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寨隶城。（亦见“延川县”）元符二年，升为军，并纳暖泉、米脂、开光、义合、怀宁、克戎、临夏、绥平、白草、顺安十寨，青涧城，永宁关。下辖：暖泉寨、米脂寨、开光堡、义合寨、怀宁寨、克戎寨、临夏寨、绥平寨、青涧城、永宁关、白草寨、顺安寨、嗣武寨、龙泉寨、清边寨、镇边寨、龙安寨、海末堡、窟儿堡、大厥堡、花佛岭堡、临川堡、定远堡、马栏堡、中山堡、黑水堡、安定堡、佛堂堡、唐推堡、双

---

[43] 据《太平寰宇记》卷三七、《长编》卷一八

[44] 《宋史·神宗纪》、《十朝纲要》卷七、八

林堡、安塞堡、浮图堡、柏林堡。

暖泉寨。

元符二年进筑并赐名。

米脂寨。

本属西夏。元丰四年收复为城，后复为寨。七年，改隶绥德城。（见“延川县”）。元祐四年，《宋志》三言，“给赐夏人”，元符元年收复，仍赐旧名。

开光堡。

见“延安府”。

义合寨。

见“延川县”。本属西夏。

怀宁寨。

见“延川县”。

克戎寨。

本西夏人细浮图寨。元丰四年收复，隶延州延川县。七年，改隶绥德城。（见“延川县”）元祐四年，《宋志》三言，“给赐夏人”。绍圣四年收复，赐此名。

临夏寨。

本名啰岩谷岭，《长编》卷四九七作罗窟各岭。元符元年筑城，赐此名。

绥平寨。

见“延川县”。

青涧城。

见“延安府”。

永宁关。

原属延川县。元符二年，改隶绥德军。

白草寨。

原隶延州延川县。元符二年废，后复置。

顺安寨。

原隶延州延川县。元符二年废，后复置。

嗣武寨。

本名啰兀城，元丰四年置，属延州，寻废。崇宁三年修复，赐此名。

龙泉寨。

宣和二年，改名通泉，寻复。

16、银州。

五代以来隶属西夏。熙宁三年收复，寻失守。元丰四年收复。五年，在永乐小川筑新城（见“延安府”），距原银州地二十五里，前踞银州大川，故赐名银川寨，寻陷落。崇宁四年收复，复为银州。五年，降为银川城。下辖：儒林、抚宁、真乡、开光四县。

17、庆阳府。

本庆州。建隆元年，升为团练。乾德元年，复为军事。《宋朝事实》卷一八：“（庆州）乾德二年，复为安化郡。”《长编》卷八，“（乾德五年二月甲申）诏庆州直隶京师”。政和七年，升为节度，军额曰庆阳。据《宋会要稿·方域》五之三、四一、《十朝纲要》卷一五，宣和元年，改为府。旧置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领庆州、环州、邠州、宁州、干州[45]。熙宁五年，废乾州。元符二年，置定边城，后改军。政和七年，置醴州。八年，隶环庆路。下辖：安化、合水、彭原三县，安疆寨、横山寨、通塞堡、定边城、白豹城、绥远寨、宁羌寨、镇安城、麦川堡、威宁堡、矜戎堡、府城寨、金村堡、胜羌堡、定戎堡、威边寨、怀威堡。

安化县。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乾德二年顺化县改名安化县，并将同川县省入。本辖：大顺城，府城、东谷、西谷[46]、柔远、人顺寨。元丰四年，废府城寨、金村堡、[47]平戎镇。五年，收复礓诈寨，赐名安疆。元祐元年，复置平戎寨。

合水县。

据《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为镇，置合水县。《宋志》三：“（熙宁）七年，改华池镇为华池寨。”因有东、西华池寨，荔原堡。据《长编》二八一，熙宁十年四月，“诏移庆州荔原堡都巡检于大顺城”。

彭原县。

本隶属宁州。熙宁三年，改隶庆州。

安疆寨。

[45] 乾州在乾德三年时已经存在。见“醴州·好畤县”条引《元丰九域志》语。

[46] 《元丰九域志》卷三

[47] 据《宋志》“庆阳府”下“府城寨、金村堡”条，元丰二年俱已废

本夏人礓诈寨，元丰五年收复，赐名。元祐四年，复属夏人。绍圣四年复归于宋。《宋志》三言，“又隶定边军。”

横山寨。

本名西擦移，元符元年进筑，赐名。

通塞堡。

元符元年进筑。

定边城。

元符二年进筑，后改军。

白豹城。

元符二年修复，赐还原名。

绥远寨。

地处骆驼巷，元符二年进筑赐名。

宁羌寨。

地处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又据《长编》卷五一四，元符二年八月辛巳，“环庆路经略司进筑萌门三岔新城毕工，诏以宁羌寨为名”。

镇安城。

政和六年进筑。

麦川堡。

本名麦经岭。政和六年赐此名。属环庆路。

威宁堡。

本名衡家堡。政和六年赐此名。属环庆路。

18、环州。

《宋志》三言，“旧降为通远军”，但具体时间未知。《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五月丁卯，“诏通远军直隶京师”。据此推断，其时间应在此之前。淳化五年，复为环州。下辖：通远一县，及兴平城、清平关、安边城、罗沟堡、阿原堡、朱台堡、安边寨、大拔寨、方渠寨、流井堡、归德堡、木瓜堡、麝香堡、通归堡、惠丁堡。

通远县。

《元丰九域志》卷三，“天圣元年改通远县为方渠，景祐元年复为通远。”而

《宋朝事实》卷一八载，“天圣四年，复改方渠县为通远县。”下辖：乌仑、肃远、洪德、永和、平远、定边、团堡、安塞八寨。

兴平城。

原名灰家觜。元符元年修筑赐名。

清平关。

地处之字平。元符二年进筑赐此名。《长编》卷五一一，元符二年六月甲午，“赐环庆路新筑之字平关城名曰龙平关。注：旧本云，赐名清平。《布录》称龙平，与《实录》同，《新纪》亦书甲午筑龙平关”。

安边城。

地处徐丁台。崇宁五年修筑，赐名。

罗沟堡。

地处火罗沟及阿原烽，朱灰台到绥远寨路途的中点。政和三年修筑并赐名。

阿原堡。

地处阿原烽。政和三年赐名。

朱台堡。

即朱灰台，政和三年修筑赐名。

大拔寨。

元丰二年废，后不知何时修复。

19、邠州。

下辖：新平、宜禄、三水、定平、淳化五县。

定平县。

熙宁五年，隶属宁州。政和七年，改隶邠州。

淳化县。

淳化四年，耀州云阳县黎国镇为县。一说，梨园镇[48]。熙宁八年，置铸钱监，元丰三年废。宣和元年，隶属邠州。

20、宁州。

本为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下辖：定安、襄乐、真宁三县。

21、醴州。

---

[48] 《宋朝事实》卷一八

本京兆府奉天县。后置干州。熙宁五年废，仍以奉天县隶属京兆府。政和七年，再以县为州，名醴。八年，改属环庆路。下辖：奉天、永寿、武功、醴泉、好畤五县。

永寿县。

乾德三年，《元丰九域志》卷三作二年，自邠州改隶干州。熙宁五年，废乾州，永寿县，麻亭、常宁寨，改隶邠州。政和八年，复隶醴州。

武功县。

本属京兆府，政和八年三月，改隶醴州。

醴泉县。

同武功县。

好畤县。

《元丰九域志》卷十，“乾德三年析京兆府好畤县隶干州。熙宁五年州废，好畤县隶凤翔府。”政和八年三月，改隶醴州。

22、定边军。

元符二年，环庆路进筑定边城，后改为军。下辖：定边一县及白豹城、东谷寨、绥远寨、神堂堡、观化堡、通化堡、九阳堡、鸡觜堡。

定边县。

政和六年，因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童贯奏曰：“环庆路已进筑勒皈台等处新城，正据控扼，包占边面，乞依姚古所请，于定边军置倚郭一县。”诏赐此名。

白豹城。

另见“庆阳府”。

东谷寨。

另见“庆阳府安化县”。

绥远寨。

另见“庆阳府”。

神堂堡。

大观二年进筑并赐名。

二、秦凤路。

1、秦州。

旧置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秦州、陇州、阶州、成州、凤州及通远军。通远军后属熙河路。下辖：成纪、陇城、清水、天水四县，一监，伏羌、甘谷二城，定西、三阳、弓门、静戎、安远、陇城、鸡川七寨，穈穰、冶坊、达隆三堡，以及堡川城、甘泉堡、安远寨、定边寨、绥远寨、小落门寨、保安寨、弓钟寨、董哥平堡。

太平监。

据《玉海》卷一八〇，元丰四年置铜钱监于成纪县，名太平。《元丰九域志》卷三：“开宝初于清水县置银冶。太平兴国三年升为监，隶州。”

伏羌城。

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宁三年，废山丹、纳迷、乾川三堡，增伏羌寨为城。下辖：得胜、榆林、大像、菜园、探长、新水、柽林、丙龙、石人、驼项、旧水十一堡。

甘谷城。

熙宁元年置，辖吹藏、大甘、陇诺三堡。四年，置尖竿、陇阳二堡。

定西寨。

建隆二年置。领六堡：宁西、牛鞍、上硖、下硖、注鹿原、圆川。

三阳寨。

开宝元年置。领十四堡：渭滨、武安、上蜗牛、下蜗牛、闻喜、伏归、硖口、照川、土门、四顾、平戎、赤崖湫、西青、远近湫。

弓门寨。

太平兴国三年置。领七堡：东鞍、安人、斫鞍、上铁窟、下铁窟、坐交、得铁。

静戎寨。

太平兴国四年置。领九堡：白榆林、长山、郭马、静塞、定平、永固、邦蹉、宁塞、长樵。

安远寨。

天禧二年置。

陇城寨。

庆历五年置。

鸡川寨。

治平四年置。

麋穰堡。

开宝九年置。领十四堡：白石、古道、中城、东城、西城、定戎、定安、雄边、临川、德威、广武、定川、挟河、镇边。

冶坊堡。

太平兴国四年置。领六堡：桥子、古道、永安、博望、威塞、李子。古道堡也隶属于麋穰堡，不知何故。

达隆堡。

庆历五年置。

堡川城。

政和六年于秦凤东西川口进筑并赐名。

甘泉堡。

亦见于“渭州”条。

安远寨。

《宋志》三引《吏部通用酬赏格》称，秦州有安远等五寨，定边、绥远二寨，熙宁八年，废为镇，属陇州，后复为寨。

小落门寨。

据《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三月辛亥，“曹讳请名新筑大、小洛门二寨为安边、来远，诏从之”。

2、凤翔府。

据《太平寰宇记》，唐神策军地，后改崇信军。建隆四年，以崇信军及赤城东西二镇、永信镇合为崇信县。《宋志》三言，乾德之初，于凤翔府置崇信县。淳化年间，割属仪州。熙宁五年，废乾州，以好畤县隶凤翔府。政和八年三月，复隶醴州。下辖：天兴、岐山、扶风、盩厔、郿、宝鸡、虢、麟游、普润九县及一铸钱监。

盩厔县。

大观元年，以县属清平镇置军。

郿县。

有铁冶。

司竹监。

铸铜钱。据《考述》在鄠县。

3、陇州。

下辖：汧源、汧阳、吴山、陇安四县。

汧源县。

有古道银场。熙宁八年，改秦州定边寨为陇西镇，隶汧源。《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废陇州陇西寨为镇”，是陇西镇来由的另一种说法。

陇安县。

开宝二年，或依《元丰九域志》卷三、《隆平集》卷一“郡县”条作二年，分汧阳县所辖四乡置此县。

4、成州。

据《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七月己丑，“诏成州直隶京师”。开宝六年，升为团练州。据《诸史拾遗》卷四，南渡后改隶利州路。下辖：同谷、栗亭二县。

同谷县。

领六寨：骨鹿、马邑、赤土、平泉、滔山、胡桃。

5、凤州。

本防御州，乾德元年，降为团练。据《诸史拾遗》卷四，南渡后改隶利州路。下辖：梁泉、河池、两当三县及一监。

河池县。

开宝五年，治所移到固镇。有水银务。

两当县。

至道元年，治所移到广乡镇。

开宝监。

银冶监。建隆三年，置于两当县。据《宋史·太祖纪》，开宝五年二月庚辰，升为监，名开宝。治平元年罢置官，以监隶两当县。元丰六年废。

6、阶州。

本为唐武州。陷于西人，后收复改置阶州。据《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七月己丑，“诏阶州直隶京师”。据《诸史拾遗》卷四，南渡后改隶利州路。下辖：福

津、将利二县及故城寨。

福津县。

领峰贴硖、武平、沙滩三寨，团城堡，平定关。

故城寨。

本为镇。

7、渭州。

本为军事州。政和七年，升为节度。旧置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领泾州、原州、渭州、仪州，德顺军、镇戎军。熙宁五年，仪州[49]废。元符二年，增置西宁州。崇宁三年，熙河路会州改隶泾原路。大观二年，增置怀德军。下辖：平凉、潘原、安化、崇信、华亭五县及靖夏城、甘泉堡。

平凉县。

辖瓦亭寨。

安化县。

《元丰九域志》卷十，“乾德二年析华亭县地增置安化县。”熙宁七年，废制胜关，移安化县于其地，以安化旧地为镇。依《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渭州置制胜关及安化县，以旧县为镇”。《宋志》三言：“熙宁五年，废仪州，与安化、崇信同来隶。”

崇信县。

《宋朝事实》卷一八，“乾德元年，以旧崇信军地置崇信县，属凤翔府。淳化中，属仪州。熙宁五年，州废，来属。”亦见“凤翔府”条。

华亭县。

《宋志》三言：“熙宁五年，废仪州，与安化、崇信同来隶。”

靖夏城。

政和六年，赐泾原路席苇平新城名靖夏。

甘泉堡。

崇宁五年，泾原路经略司于甜井子修筑并赐名。亦见“秦州”条。

8、泾州。

《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改彰义军为彰化军”。《宋志》三言，太

---

[49] 本为义州，太平兴国二年改名仪州。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

平兴国元年改。下辖：保定、灵台、良原、长武四县。

保定县。

辖长武寨。见“长武县”条。

长武县。

咸平四年，升长武镇为县。五年，降为寨，隶属保定县。大观二年，复为县。

9、原州。

下辖：临泾、彭阳二县，新城、柳泉二城，开边、西壕、平安、绥宁、靖安五寨，及安羌堡、新城堡。

彭阳县。

唐丰义县。本隶属宁州。太平兴国元年改名彭阳。至道三年，改隶原州。

新城镇。

熙宁三年，废截原寨入隶。

柳泉镇。

《元丰九域志》卷三，“乾兴元年，以庆州柳泉、新城二镇并隶州。”领一寨：耳朵城。

开边寨。

熙宁三年，废新门寨入隶。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咸平元年置。

西壕寨。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端拱元年置。

平安寨。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天圣五年置。

绥宁寨。

领三堡：羌城、南山、颠倒。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四年置。

靖安寨。

领九堡：中郭普、吃啰岔、中岭、张嵒、常理、新勒、鸡川、立马城、杀獐川。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五年置。

10、德顺军。

同下州。庆历三年即渭州陇干城，或依欧阳修《王尧臣墓志》作笼竿城，或依《元丰九域志》卷三作陇竿城，建为德顺军。下辖：陇干县，水洛城，静边、

得胜、隆德、通边、治平五寨，及怀远寨、中安堡、威戎堡。

陇干县。

元祐八年，以外底堡置。

水洛城。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四年置。领：王家城、石门堡。

得胜寨。

领：开边堡。

静边寨。

天禧二年置。

得胜寨。

天圣六年置。

隆德寨。

天禧元年，置羊牧隆城。庆历三年，改为隆德寨。

通边寨。

庆历八年置。

治平寨。

治平四年置。领：牧龙堡。

中安堡。

据《元丰九域志》卷三，庆历三年置。

11、镇戎军。

本原州平高县。至道元年，建为军。下辖：彭阳城，东山、干兴、天圣、三川、高平、定川、熙宁七寨，开远、张义二堡，及平夏城、灵平寨、镇羌寨、高平堡、威川寨、飞泉寨、飞井堡、狼井堡、安远堡、寞信岔堡、梅谷堡、开疆堡、李家堡、肃远堡、埉地平堡、镇西堡、水口堡、怀远城、德靖寨、静边寨。

彭阳城。

咸平六年置。

东山寨。

咸平二年置。

乾兴寨。

乾兴元年置。领：飞井堡。

天圣寨。

天圣元年置。治平四年，置信岔、凉棚二堡。

三川寨。

天圣八年置。

高平寨。

庆历二年置。元丰六年，置故寨堡。

定川寨。

庆历二年置。

熙宁寨。

熙宁元年置。领：硝坑堡（熙宁元年置），狼井、安远、窦信岔、梅谷、开疆堡。

开远堡。

咸平元年置。

张义堡。

熙宁四年，废安边堡入开远。五年，置。

平夏城。

旧石门城，绍圣四年赐名。大观二年，升为怀德军。

灵平寨。

本好水寨。绍圣四年，赐此名。大观二年，隶属怀德军。

镇羌寨。

绍圣四年赐名。

高平堡。

本高平寨。元符元年修复，赐旧寨名。

威川寨。

本为密多台。政和七年赐名。

飞泉寨。

本为飞井坞。政和七年赐名。

水口堡。

熙宁元年置东、西水口堡。元丰四年，废东水口堡。

怀远城。

《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十月，“以镇戎军新修赤嵩城为怀远城”。

德靖寨。

原属鄜延路保安军。

静边寨。

原属德顺军。

12、会州。

元丰五年，熙河路更名熙河兰会。其实元符二年方得会州，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隶属会州。崇宁三年，置倚郭县，曰敷川[50]，改隶泾原路。下辖：敷川县及安西城、平西寨、会宁关、会川城、新泉寨、怀戎堡、德威城、静胜堡、通泉堡、水泉堡、正川堡。

安西城。

旧名汝遮，绍圣三年进筑赐名。属熙河路。

平西寨。

地处青石硖。绍圣四年赐此名。属熙河路。

会宁关。

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修筑赐名通会，不久改此名。属秦凤路。

会川城。

旧名青南讷心，或依《长编》卷五〇九、五一一分别作“青讷纳森”和“青纳森”，元符二年修筑赐名。属秦凤路。

新泉寨。

旧名东北冷牟，元符元年赐此名。《长编》卷五一五，元符二年九月架子，“赐熙河路东北森摩新寨名曰新泉”。属秦凤路。

怀戎堡。

崇宁二年修筑。与夏国西寿监军相对，经枯柴谷至柔狼山，有险隘之处。属秦凤路。

德威城。

[50] 《宋志》作敷文。《舆地广记》卷十五，《元史地理志》皆作“敷川”。

政和六年，于清水河修筑新城，赐此名。属秦凤路。

静胜堡。

政和六年，赐清水河新城接应堡此名，隶属会川城。又筑一堡亦名静胜，不负责防御，在黄河南石觜，与本城相距一百二十里，河北岸与夏国卓啰监军相对。

通泉堡。

隶属新泉寨。不负责防御，在黄河南岭，与本寨相距四十里，河北岸与夏国卓啰监军相对。

水泉堡。

隶属怀戎堡。不负责防御，与本堡相距二十里。

正川堡。

隶属德威城。啰迷谷口新移正川堡，不负责防御，与本堡相距二十五里。

13、怀德军。

绍圣四年建平夏城。大观二年，升为军，名怀德。下辖：荡羌寨、通峡寨、灵平寨、硖口堡、东河湾堡、古高平堡、惠民堡、结沟堡、镇羌堡、九羊寨、石门堡、通远寨、龙泉堡、胜羌寨、萧关、临川堡、通关堡、山西堡。

荡羌寨。

原没烟后峡。元符元年进筑赐名，隶西安州。后改隶怀德军。

通峡寨。

原没烟前峡。元符元年进筑赐名。领五堡：硖口堡、东河湾堡、古高平堡、惠民堡、结沟堡。

灵平寨。

已见于“镇戎军”。

九羊寨。

原九羊谷。元符元年进筑赐名。

石门堡。

原石门峡东塔子觜。元符元年进筑赐名。

通远寨。

领：龙泉堡。

萧关。

原名威德。崇宁四年筑。领：山西堡。

14、西安州。

元符二年，即南牟会新城建州。领：荡羌寨、通会堡、天都寨、临羌寨、横岭堡、宁韦堡、定戎堡、劈通川堡、啰没宁堡、北岭上堡、山前堡、高峰堡、宁安寨、那罗牟堡、寺子岔堡、石棚泉堡、通安寨、同安堡、绥戎堡、秋苇川堡、锹镢川中路堡、征通谷中路东水泉堡。

通会堡。

地处祭厮坚谷口。元符元年修筑赐名，隶熙河兰会路。后改隶泾原路西安州。

天都寨。

元符二年，赐洒水平新寨名天都。领：横岭堡。

临羌寨。

元符二年，秋苇平新寨赐名临羌。

定戎堡。

地处鰜隈川。元符二年赐名。

宁安寨。

崇宁五年，武延川嵬朱龙山下新寨赐名宁安。

通安寨。

崇宁五年，乌鸡三岔新寨赐名通安。领：同安堡。

绥戎堡。

领：下秋苇川口堡、锹镢川中路堡、征通谷中路东水泉堡。

15、熙州。

本为武胜军节度。熙宁五年收复，改镇洮军。寻为州。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及通远军。元丰五年，得兰州，改名熙河兰会。元符二年，实得会州。元祐中，改熙河兰岷路。元符中，复为熙河兰会路。崇宁三年，会州改隶泾原路，因改名熙河兰廓路。宣和中，改熙河湟廓路，后改湟州为乐州，因又改名熙河兰乐路，寻复改熙河兰廓路。[51]通远军后改巩州。又有西宁州，震武、积石军来隶。下辖：狄道县，康乐寨，通谷、庆平、渭源、结河、南川、当川、南关、北关、临洮九堡，及安羌城、广平堡。

---

[51] 见“安羌城”条，“宣和六年，赐熙河兰廓路新筑溢机堡名安羌城。”

狄道县。

熙宁六年置。九年省。元丰二年复置。

康乐寨。

原为城。熙宁六年置寨。

通谷堡。

熙宁五年置。

庆平堡。

《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丁巳，“诏以新筑乞神平堡为庆平堡，通镇洮军路”。镇洮军路，应该指熙河路，因为熙河路治所位于熙州，熙州本为镇洮军节度。

渭源堡。

熙宁五年置。《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己丑，“诏秦凤路缘边安抚使，以渭源、庆平堡隶镇洮军”。

北关堡。

熙宁五年置。

当川堡。

熙宁六年改刘家川为当川。

南关堡。

熙宁六年置。

南川堡。

熙宁六年置。

结河堡。

熙宁七年置。

临洮堡。

元丰七年置。

安羌城。

宣和六年，赐熙河兰廓路新筑溢机堡名安羌城。

16、河州。

熙宁六年收复。下辖：宁河县，定羌城，南川寨，东谷、阎精、西原、北河

四堡，通会关及循化城、大通城、安疆寨、怀羌城、来羌城、讲朱城、彤撒城、东迎城、宁河寨、来同堡、通津堡、南山堡、安乡关、临滩堡。

宁河县。

旧香子城，隶熙河路。据《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五月，改为宁河寨。崇宁四年升为县。熙宁六年，于其地置枹罕县[52]。九年，省。

定羌城。

熙宁七年，或依《长编》卷二四五作六年，改河诺城为定羌。

南川寨。

熙宁七年，置南山堡，寻改寨。

东谷堡。

熙宁七年置。

阎精堡。

熙宁八年置。

西原堡。

元丰三年置。

北河堡。

元丰三年置。

通会关。

熙宁七年置。

循化城。

原一公城，黄河之南。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收复改名。

大通城。

原名达南城。崇宁二年收复改名。

安疆寨。

原名当标城，黄河之南。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收复改名。

怀羌城。

崇宁三年，王厚收复。

---

[52] 《宋朝事实》卷十八："熙宁六年，收复凤林县，置枹罕县，七年省。"

来羌城。

崇宁三年，王厚收复。

讲朱城。

黄河之南。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再收复。

错凿城。

黄河之南。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再收复。

当标城。

黄河之南。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再收复。

彤撒城。

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再收复。

东迎城。

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寻弃。崇宁二年再收复。

来同堡。

原甘扑堡。崇宁三年修筑赐名。

通津堡。

《宋志》三言，旧名南达堡，崇宁三年赐改名。《长编纪事本末》，“王厚自当标、一公城引公至达南宗城下，西蕃王子之父欺巴温……寻出降，达南宗平，赐名通津堡。”

南山堡。

据《元丰九域志》，隶属原州绥宁县。

安乡关。

原城桥关。元符三年赐名。

17、巩州。

《元丰九域志》卷三，“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宁五年，以秦州古渭寨为军，名通远，隶属秦凤安抚使路，后改隶熙河路。《宋会要稿·方域》五之三，“此通远军语上升环州者同名而非一地。”崇宁三年，升为州。《宋会要稿·方域》五之三作五年。下辖：陇西、永宁、宁远三县，定西城，永宁、宁远、通渭、熟羊、盐川、通西六寨，三岔、榆木岔、熨斗平、者达、七麻、本当、扑麻龙七堡。

陇西县。

元祐五年置。

永宁县。

崇宁三年，升永宁寨为县。

宁远县。

崇宁三年，或依《宋朝事实》卷一八作四年，由寨升为县。

定西城。

元丰四年，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五年，改为通远军，以汝遮堡为定西城，隶属通远军。崇宁二年，废城下熨斗平堡，通西寨下榆木岔堡，并安西城。

永宁寨。

建隆二年置。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割属通远军。崇宁三年，升为县。领：来远寨

宁远寨。

天禧三年置。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割属通远军。崇宁三年，升为县。

通渭寨。

熙宁元年置。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割属通远军。

熟羊寨。

熙宁元年置。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割属通远军。

盐川寨。

熙宁六年九月置。后改为镇。

通西寨。

元丰五年得。《长编》卷三三五，元丰六年五月壬辰，“楚栋陇堡赐名通西寨，隶通远军”。

三岔堡。

熙宁四年置。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割属通远军。

榆木岔堡。

熙宁五年置。崇宁二年废。

熨斗平堡。

熙宁五年置。崇宁二年废。

者达堡。

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废。

七麻堡。

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废。

本当堡。

原属秦州。熙宁五年废。

18、岷州。

熙宁六年收复。下辖：佑川、大潭、长道三县，临江、荔川、 川、闾川、宕昌五寨，遮羊、谷藏、铁城三堡，及滔山监。

佑川县。

唐县。崇宁三年，或依《宋朝事实》卷一八作四年，收复。

大潭县。

建隆三年，合良恭、大潭二镇置县，隶属秦州。熙宁七年，或依《宋朝事实》卷一八作六年，隶岷州。

长道县。

熙宁七年，或依《宋朝事实》卷一八作六年，隶岷州。

临江寨。

雍熙二年置。隶秦州。熙宁六年，改隶岷州。

荔川寨。

熙宁七年置。

縻川寨。

熙宁七年置。

闾川寨。

熙宁七年置。

宕昌寨。

熙宁七年置。

遮羊堡。

熙宁七年置。寻改为镇。元丰元年，复隶州。

谷藏堡。

熙宁七年置。

铁城堡。

熙宁十年置。

滔山监。

熙宁九年置。铸铁钱。

19、兰州。

元丰四年收复。下辖：兰泉县，龛谷寨，东关、阿千堡，及定西城、定远城、金城关、京玉关、通川堡。

兰泉县。

崇宁三年置。倚郭县。

龛谷寨。

元祐七年废。绍圣三年，复为堡。

东关堡。

元丰四年，置巩哥关。六年，改名东关。

阿千堡。

元丰六年置。七年，割吹龙寨隶堡。

定远城。

原李诺平。元祐七年修筑为龛谷寨，后废，改筑为定远城。

金城关。

绍圣四年进筑。

京玉关。

原为把拶桥。元符三年赐名。

通川堡。

元符三年，于京玉关至啰　抹通城中路镪斯狐川新筑堡并赐名，寻弃。

20、洮州。

唐末陷于吐蕃，名临洮城。熙宁五年，诏以熙、河、洮、岷州及通远军为一路。元符二年，实得洮州。寻弃。大观二年收复。三年，升为团练州。下辖：通岷寨。

21、廓州。

元符二年，以廓州为宁塞城。崇宁三年弃而后复，下辖一县。五年，罢其县。大观三年，为防御州。下辖：肤公城、绥平堡、米川城、宁塞寨、同波堡。

肤公城。

本结啰城。崇宁三年，收复改名。

绥平堡。

本保敦谷。崇宁三年修筑赐名。

米川城。

本为县。崇宁三年修筑。

22、乐州。

本邈川城。元符二年收复，名湟州。建中靖国元年，弃。崇宁二年，收复。三年，置倚郭县。五年，罢。大观三年，增向德军节度。宣和元年，改名乐州。下辖：通湟寨、宁洮寨、安陇寨、安川堡、宁川堡、绥远关、来宾城、大通城、循化城、安疆寨、德固寨、临宗寨、通川堡、南宗堡、峡口堡。

通湟寨。

本啰兀抹通城。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

宁洮寨。

本瓦吹寨。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

安陇寨。

本陇朱黑城。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

安川堡。

本臁哥堡，在巴金岭。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

宁川堡。

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寻弃。崇宁二年，收复。

绥远关。

本洒金平。崇宁二年进筑赐名。

来宾城。

本乩当川。崇宁三年赐名。

大通城。

本达南城。

循化城。

亦见于“河州”。

安疆寨。

亦见于“河州”。

德固寨。

本胜铎谷。崇宁三年，修筑五百步城，并赐名。

临宗寨。

崇宁三年赐名。

通川堡。

崇宁二年，王厚收复，隶于湟州。亦见于“兰州”。

南宗堡。

元符二年，收复，寻弃。崇宁二年，王厚收复。

峡口堡。

崇宁二年，王厚收复。

23、西宁州。

本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拶投降，以其地建鄯州，为陇右节度。三年，弃。崇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护府，改为西宁州，建倚郭县。赐名西平郡，升为中都督府。三年，加宾德军节度。五年，罢倚郭县。下辖：龙支城、宁西城、清平寨、保塞寨、宣威城、绥边寨、怀和寨、制羌寨。

龙支城。

本宗哥城。元符二年改名。寻弃。崇宁三年收复。

宁西城。

本林金城。崇宁三年收复赐名。

清平寨。

本溪兰宗堡。崇宁三年收复赐名。

保塞寨。

本安儿城。崇宁三年收复赐名。

宣威城。

本牦牛城。崇宁三年改名。

绥边寨。

本宗谷。崇宁三年修筑改名。

怀和寨。

本丁令谷。崇宁三年置，赐此名。又见于“积石军”。

制羌寨。

本乢毡岭，属西宁州。政和八年赐名。

24、震武军。

政和六年，进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寻，改为军。下辖：通济桥、善治堡、大同堡、德通城、石门堡。

通济桥。

一浮桥。政和六年赐名。

善治堡。

原通济桥堡。政和六年赐名。

大同堡。

本古骨龙城应接堡。政和六年赐名。

德通城。

本瞎令古城。政和七年，刘法解震武军之围，进筑赐名。

石门堡。

本石门子，瞎令古城北。政和七年赐名。

25、积石军。

本溪哥城。元符年间，陷于吐蕃溪巴温。大观二年，臧征扑哥以城降，以其地建军。下辖：怀和寨、顺通堡、临松堡。

怀和寨。

亦见于“西宁州”。

附录：宋夏关系大事记表

962——宋建隆三年——西夏西平王彝殷进贡良马三百匹给北宋政权，以示臣附。

967——宋乾德五年——西夏西平王彝殷卒。北宋追封彝殷为夏王。彝殷子光睿即位。

976——宋开宝九年，北汉广运三年——光睿与北汉交战，俘获吴堡寨寨主，献给北宋。是年，宋太宗即位。

978——宋太平兴国三年——夏光睿卒，子继筠即位。

979——宋太平兴国四年，北汉广运六年，——继筠率兵助太宗攻北汉。五月北汉亡。是年继筠卒，弟继捧即位。

982——宋太平兴国七年——继捧率众部落首领二百七十余并民户五万余帐归附北宋，献夏、银、绥、宥四州。宋敕封继捧彰德军节度使。继捧族弟继迁不服，率部族另组织反宋武装。

984——宋雍熙元年——宋军突袭继迁获胜。继迁聚兵黄羊平，与党项羌野利氏等部落建立联盟。

985——宋雍熙二年——继迁诱杀宋将曹光实，袭据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预署各州刺史等官。又攻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后继迁宋军所败，放弃银州。

986——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继迁降附契丹，契丹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宋起大军进攻契丹，败于岐沟。

987——宋雍熙四年——继迁攻掠夏州，败宋军于王亭镇。宋出继捧为崇信军节度使。

988——宋端拱元年——宋复任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宋以银州刺史授继迁，继迁不受。

989——契丹统和七年——继迁和契丹义成公主结婚。

990——宋淳化元年，契丹统和八年——继迁攻夏州，继捧乞援于宋。契丹封继迁为夏国王。

992——宋淳化三年，契丹统和十年——继迁复攻取宋银州，契丹大掠银州。宋允继迁通陕西互市。继捧向宋太宗进贡海东青。

993——宋淳化四年——继迁攻扰宋沿边诸州。宋禁青白盐内输，以困继迁，旋因执行不善，撤销禁令。

994——宋淳化五年——继迁迫令绥州人民北迁，部将高文岯倒戈投宋。继捧为继迁所袭击，奔回夏州城，为宋军俘执。宋下令毁废夏州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继迁献马谢罪于宋。

995——宋至道元年，契丹统和十三年——继迁遣张浦入贡于宋，被留。继迁上表乞夏州，宋授以鄜州节度使，不就。

996——宋至道二年——继迁击宋军于浦洛河，尽劫所运粮饷。继迁围攻灵州。凉州蕃部请官于宋，宋命丁惟清知西凉府。宋五路出兵攻继迁，无功而还。

997——宋至道三年，契丹统和十五年——宋太宗死，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契丹封继迁为西平王。河西党项附于契丹，契丹西境拓地益远。继迁请和，宋授定难军节度使，并允给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宋放还张浦。

999——宋咸平二年——继迁攻掠宋麟、府、延各州。

1000——宋咸平三年，契丹统和十八年——继迁缴劫宋输往灵州粮饷，杀宋转运使陈纬。契丹授继迁子德明朔方军节度使，并促攻取灵州。

1002——宋咸平五年——继迁在赤沙川、橐驼口两路置市。继迁攻陷灵州，宋知州裴济死难；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

1003——宋咸平六年——继迁尽复绥、宥诸州。

1004——宋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正月二日，继迁因伤身亡，子德明继位。

1005——宋景德二年——夏宋进行议和。

1006——宋景德三年，契丹统和二十四年——宋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

1012——宋大中祥符五年——德明表乞绥州土田人户。

1022——宋乾兴元年——宋真宗死，子祯继位，是为仁宗。

1031——宋天圣九年，契丹兴宗景福元年——德明死，终年五十一，子元昊继位，是为夏景宗。

1032——夏景宗显道元年，宋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宋授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

1034——夏开运/广运元年，宋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夏开始自建年

号。夏攻扰宋府州，又攻环、庆二州。

1036——夏广运三年/大庆元年，宋景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元昊举兵进攻回鹘，占领肃、瓜、沙三州。又进据兰州，筑城置戍兵，断吐蕃和宋的交通。

1040——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夏大举攻宋，破金明寨，进围延州；夏兵与宋兵战三川口，宋大将刘平死，石元孙被俘。宋于潼关设防；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仲淹兼知延州。夏兵继续攻扰宋边；任福破夏白豹城，小胜。宋筑青涧城。

1041——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元昊伪遣使请和；范仲淹通书元昊，谋求妥协。夏军攻宋，宋军迎击，大败于好水川，大将任福阵亡，将佐士卒死者甚众。夏兵攻麟、府二州，陷丰州。宋分陕西沿边为四路，以韩琦等分任经略。

1042——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元昊攻镇戎军，宋军大败于定川寨，大将葛怀敏阵亡，夏兵大屠掠渭州地区。宋夏秘密进行和议。

1044——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十月夏宋和议成，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元昊为夏国主；宋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1046——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宋庆历六年——宋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

1061——夏奲都五年，宋嘉祐六年——夏、宋定屈野河地界。

1064——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宋刺陕西义勇军十余万，夏境震动，旋知不可用，乃安。

1066——夏拱化四年，宋治平三年——谅祚亲领兵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中流矢受伤而退。河州吐蕃部落首领瞎毡子木征，以河州降夏。

1067——夏拱化五年，宋治平四年——宋英宗死，子顼继位，是为神宗。宋将种谔袭掳监军嵬名山，收复绥州；夏失绥州，加强银州驻兵以备宋。夏杀保安军宋将。

1069——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宋许以绥州交换塞门、安远二寨；夏无意交还二寨地，宋遂城绥州，改名绥德城。

1070——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夏兵大举进攻宋环、庆二州。

1071——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夏筑啰兀城，命都枢密使哆

腊驻守，宋将种谔袭据之。夏兵反攻，陷宋沿边诸堡，收复啰兀。宋置洮河安抚司，经略河湟，牵制西夏。

1072——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熙宁五年——宋军夺取吐蕃武胜城，置镇洮军，又升为熙州。宋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宋分陕西为永兴、秦凤两路。

1073——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宋熙宁六年——宋取吐蕃所据河、岷诸州之地。

1074——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宋熙宁七年——宋将王韶破结河族，断吐蕃与夏国通路。

1075——夏大安元年，宋熙宁八年——是岁宋所置备西夏边防兵共四十二将：鄜延九将，泾原十一将，环庆八将，秦凤五将，熙河九将。

1076——夏大安二年，宋熙宁九年——夏兵出入麟、府二州间，以示兵威。梁乙埋使夏人耕种绥德城生地。

1077——夏大安三年，宋熙宁十年——夏于讲宗岭筑城堡，地与宋环庆路相逼。

1079——夏大安五年，宋元丰二年——夏兵侵攻宋绥德城及镇戎军。

1081——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辽大康七年——宋以宦者李宪为统帅，起陕西河东五路大军攻夏，并约吐蕃董毡出兵助攻。夏乞援于辽。李宪收复古兰州城。

1083——夏大安九年，宋元丰六年——夏出兵扰兰州，屯兵熙河路边境。

1084——夏大安十年，宋元丰七年——夏发动八十万大军攻兰州，不克，粮尽引去。

1086——夏天安礼定元年，宋元祐元年——夏请还兰州及米脂等五寨；宋允还浮图、安疆、葭芦、米脂四寨。

1089——夏天仪治平三年，宋元祐四年——夏归宋永乐城所俘吏士一百四十九人，宋归还米脂、浮图、安疆、葭芦四寨。

1090——夏天仪治平四年，宋元祐五年——夏出兵攻毁宋兰州之质孤、胜如二新堡。

1096——夏天佑民安六年，宋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梁太后和干顺大举

兵，号称五十万攻宋鄜延路，破金明寨。献宋俘于辽。

1097——夏天佑民安七年，宋绍圣四年——宋进筑平夏城及灵平寨，以扼制夏国；自是沿边共筑五十余所。宋将李沂破洪州，张存入盐州，王愍取宥州。

1099——夏永安元年，宋元符二年——宋得南牟会，建为西安州，并筑天都、临羌等寨。宋收复会州。吐蕃内讧，宋取青唐，置鄯州，以邈川置湟州。

1100——夏永安二年，宋元符三年——宋以湟、鄯州乱，任蕃部首领分知两州。

1102——夏贞观元年，宋崇宁元年——夏仿宋制，于沿边大筑堡寨。

1103——夏贞观二年，宋崇宁二年——宋将王厚收复湟州。

1104——夏贞观三年，宋崇宁三年——宋屯重兵于熙河路，尽复鄯、廓二州之地。宋改鄯州为西宁州。

1105——夏贞观四年，宋崇宁四年——宋以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制置使。宋军复银州。夏与吐蕃合兵，逼宣威城，杀宋知州高永年。

1106——夏贞观五年，宋崇宁五年——宋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制司。宋还崇宁以来侵地于夏。

1108——夏贞观七年，宋大观二年——宋复洮州；攻西蕃溪哥城，建积石军。

1114——夏贞观十三年，宋政和四年——宋任童贯为陕西经略使，讨伐夏国。

1115——夏雍宁元年，宋政和五年——宋以童贯领六路边事。宋将刘法败夏军于古骨龙。宋兵攻臧底河城，败绩，夏军大掠萧关。

1116——夏雍宁二年，宋政和六年——宋以童贯为陕西两河宣抚使。宋攻破夏仁多泉及臧底河二城。宋筑震武城，唃厮罗旧辖地悉入于宋。夏兵攻泾原路，屠靖夏城。

1118——夏雍宁四年，宋重和元年——宋夺夏新筑之割牛城，改名统安城。

参 考 文 献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2. 《太平寰宇记》，[宋]乐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舆地广记》（《宋元地理志丛刊》），[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4. 《宋朝事实》，[南宋]李攸，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1935年。

5. 《元丰九域志》，[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7. 《诸史拾遗》（《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徐德明、吴平主编），[清]钱大昕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

8.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沈起炜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

9. 《西夏史稿》，吴天墀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 《宋史丛考》，聂崇岐著，中华书局，1980年。

11. 《张家驹史学文存》，张家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 《〈宋史·地理志〉汇释》，郭黎安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周振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北宋转运使考述》，戴扬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5. 《宋代陕西路钱监及铸额考述》，杜文玉、高长天撰，《延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6. 《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周宏伟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

17. 《北宋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曹尔琴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

18. 《〈宋史·地理志〉补正》，徐规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地理》1998年第14辑。

19. 《李宪取兰会及相关城寨遗址考》，陈守忠作，《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后 记

论文终于完成了，不禁舒了一口气。

首先回想起来的是在上海华东师大古籍所的学习生活。美丽的师大校园，浓郁的求知氛围，教诲和伴随我们的诸多老师，学识丰富，温文尔雅，连同他（她）们的人格魅力，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将伴随着我走向社会，并融入我的人生。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曾由于缺少合理的计划和安排，走过一段弯路。幸运的是，古籍所的领导一直在热情地关心着我，鼓励我，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以各种形式的帮助，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的爸爸妈妈，也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这一切，都将令我终身难忘。

通过论文的撰写，我总结了自己三年的学习生活。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过程。回顾和总结自己在硕士学位期间的学习，我深深感到学海无涯，个人的识见，不过沧海一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将把华师大和老师们赐给我一切，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继续跋涉行进在求知的漫漫长途上。

论文是在戴扬本老师的指导和关心下完成的。对于老师的帮助，我将永存感激之心。借此机会，衷心祝愿老师身体健康！

论文进入了答辩阶段，也意味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即将告一段落。在与老师和同学们依依惜别的时候，我坚信自己从这里出发，是一个新的征程的起点，也必定是一个获取新的收获的开始。